

禮

記

思

禮記思卷之五

明東海弗如趙

門人

義生張若麒

較

振子張若麒

奔喪

奔喪之禮

節

四方男子所有事。苟有事于四方。安能免離親哉。然則奔喪之事。不幸而時亦有焉。此先王所以作爲之禮也。古者出外。日五十里。今以凶變之遽。故倍之。

至於家人

節

入門左與客人門而左之左同升自西階則未忍踐阼階而爲之主故也。

奔母之喪

節

父之喪於三哭猶括髮母之喪於又哭不括髮此曲而殺也。謂爲父在則禮然。

奔喪者不

節

告事畢者此後非無事也。之墓之事畢爾。

聞喪不得

節

乃爲位乃者難辭也。著爲位于此不得已也。

無服而爲

節

檀弓曰嫂叔之無服也。蓋推而遠之也。姑姊妹之薄也。蓋有受我而厚之者也。制之以義。故無服本之以仁。故爲位焉。

問喪

親始死雞

節

惻怛痛疾而精先傷，魂次之，魄又次之。故曰傷腎、乾肝、焦肺、傷傷而已。乾于是爲甚，乾猶可也。焦又甚矣。此一節言初死至斂三日以前之哀。夫非哀以下，總結上意，形變于外，卽上所謂并縱徒跣扱衽交手也。口不甘味，卽上所謂水漿不入口。三日不舉火也。

三日而斂

節

動尸謂初死至斂時舉柩謂啓殯至葬時動親之尸舉親之

樞孝子哀甚故哭踊無數。懣與悶同心煩鬱也。氣盛氣滿塞也。袒而踊以運動其身體。體動則庶幾可以安定其心。使不煩鬱。降下其氣使不悶塞也。此實惻怛痛疾之極也。

婦人不宜

節

發擊踊三聲。哀亂顛倒無復倫次。無復音節。故但覺殷殷田田如墮墻然也。形者成之終。精者生之始。送之而往。所以慎終迎之而反。則念始之者也。

其往送也

節

望望汲汲猶有所向。特有所不逮耳。皇皇無所向也。如慕從

望望汲汲看出如疑從皇皇看出亡矣喪矣從三弗見二又字看出不可復見從亡矣喪矣看出而止矣者辟踊哭泣以盡其哀此外更別無法也正與已矣相應寫得孝子哀痛無聊之意真切篤至讀之哭聲滿紙

心悵焉愴

節

悵悵悵愴愴愴愴皆矢志無可奈何之貌知其不可復見心遂絕望志愈悲哀而已微倖復反者庶幾英靈如在魂氣或來洋來格也哀親在外故不忍居于內哀親在土故不忍居于牀成壙而歸猶如此孝子之情于是為至矣人情之實

實字當與孟子仁之實義之實實字一樣看。

或問曰死

節

言至情難奪如此。雖聖人猶疑焉。故爲之斷決。而後能爲之禮制也。斷決緊緊呼應上文四箇亦字意出。

冠者不肉

節

喪禮惟哀爲主。卽時或不能備禮。亦不足爲禮之皆也。卽論語喪與其易也。寧戚之意。

免者以何

節

唯當室總一句轉總者二句。又割解上去。

杖者何也

節

志字從上三段看出。非從天降三句言禮義亦還本于人情。先王原非強世也。苟無是情不惟不可以爲子亦不可以爲人矣。

服問

傳曰有從

節

此四節卽釋大傳服術有六之文也。故稱傳曰以冠之。臨川吳氏曰。按禮家雖有凡小功以下爲兄弟之文。然稱外祖父母從母爲外兄弟。終未詳其義。蓋謂外家之親而服小功兄弟之服者。以外祖父母及從母皆是小功服。故以兄弟稱也。此亦未然。何必添解祖父母不如直作外兄弟爲是。記者雜引經文。或時異禮殊。不能盡同耳。大傳從服有六。而此言其四。皆禮之可以變易者。則服亦從而隆殺之。有從輕而重有

從無服而有服者。以其人情無所嫌而伸之也。有從重而輕。有從有服而無服者。以其人情有所嫌而屈之也。先王制服人情而已。然而服術之六。從服爲末。而從服之中。有至無服。則雖禮之微者。不可不辨。

傳曰母出

節

看黨字。似不指母服說。仍當作母之親黨之服。如外祖父母。外兄弟之屬是也。

三年之喪

節

呂氏日期之既葬之葛。輕于三年之練葛。故帶其故葛帶。三

年之練除首經而期之既葬未除故經期之經期之既葬之
功衰重于三年之練故又服期之功衰

小功不易

節

麻以有本者爲重故得變易而稅焉以此易彼曰稅。

凡見人無

節

雖朝于君無免經謂斬衰也唯公門有稅齊衰言有者有不
稅者也。大夫以上不稅所謂稅者暫釋喪服反吉服若康王
麻冕黼裳是也

傳曰辜多

節

列也。作例字解如大全臨川吳氏說亦自好。

問傳

斬衰何以

節

斬衰服直。謂衰裳經杖並直色也。直者有子麻。色蒼黧黎黑。貌之衰毀醜惡似之。首其內仍作標表義解理長。大全不如註也。泉者無子麻。色亦蒼而黑淺。故註以枯黯解之。止謂止而不動。貌活動者。象春之生。貌靜止者。象秋之肅。若止謂有慘戚而無歡欣也。容貌謂貌若平常之容。小功總麻之服雖輕然情之厚者。貌亦畧變于常。其或不能然而但如平常之容。則情不爲厚而亦未至于甚薄。喪與其哀不足而禮有余。

不若禮不足而哀有余可也。云者微不滿之意。哀存諸中。而發于容體等。則通身是哀矣。

斬衰之哭

節

數語画影。註解画形。然總是畫聲實爲畫神。但覺有哀無哭。有哭無聲。

斬衰唯而

節

唯則順之而已。對則有可否焉。對止應彼而已。言則命物焉。言則直言而已。議則詳其義焉。議又止主于事而已。樂則通其情焉。由哀有輕重。故發有詳畧也。

斬衰三日

節

五服皆同姓之骨肉哀其死而不食者思也士乃異姓之朋
反與歛其尸而感發哀情亦廢一食者義也喪大記云士之
喪士是歛歛馬則爲之一不食

斬衰三升

節

先王因哀以制禮則禮有隆殺因禮以見哀則哀有淺深凡
喪以哀爲主此以上凡言哀者六其始也本于哀其終也成
于禮有是哀則不得不行是禮有是禮則不得不改是哀也
此註亦不可不讀足見古人學問細密處此小學曲禮之不

可廢也

斬衰三升

節

大全云或問成布朱子曰是稍細成布初來未成布也問縵
緣曰縵今淺絳色小祥以縵爲緣一入之謂縵禮有四人
說亦是漸漸加深色耳然古人亦不專把紫色爲凶蓋古人
常用皮弁皮弁純白自今言之則爲大凶矣問布升數曰八
十縷爲一升古尺一幅只濶二尺二寸筭來斬衰三升如今
網一般又如漆布一般所以未爲成布也如淺衣十五升布
似如今極細絹一般這處升數又曉未得古尺又短于今尺

若盡一千二百縷。須是一幅。闊不止二尺二寸。所謂布帛精麤不中數。不弼於市。又如何自要濶得。這處亦不可曉。陸氏曰。凡喪有受有變。有除。凡受以大受小。以多受寡。故三升以六升受之。四升以七升受之。去麻易葛。謂以麻易葛。所謂變也。練後緜緣。祥先素縞。大祥彌吉。故也。

易服者何

節

輕者謂男子之要帶。婦人之首經。重者謂男子之首經。婦人之腰帶。以其輕則兩施之。故曰包。以其重則獨出焉。故曰特。

既練遭大

節

所謂重者練之後。柩已去。麻服葛。今遭大功之喪。須要另着
一番大功之麻。帶麻經至大功。既虞卒哭。又須另着一番大
功之葛。帶葛經。豈不是重。

斬衰之葛

節

張子曰。兼服之。服重者則易。輕者若斬衰。既練。齊衰。既卒哭。
則首帶皆葛。又有大功。斬衰之麻。則與齊衰之首經。麻葛兩
施之。兼服之名。得諸此。蓋既不敢易。斬衰之輕。以斬葛。大于
大功之麻。又不敢易。齊首之重。輕者方敢易去。則重者因當存。
故麻葛之經。兩施于首。若大功。既葬。則服齊首之葛。不服大

功之葛。所謂兼服之。服重者則變輕者。正謂此耳。若齊衰未
葛則大功之麻亦止于當免則經之而已。如此則喪變雖多。
一用此制而前後禮文不相乖戾矣。吳氏曰。篇末衣服一條。
則言重服自始及卒之改變。再言前喪更遭後喪之改變。比
飲食居處之變。又加詳焉。蓋喪之表哀。正主于衣服也。故六
哀之序。衣服猶殿後者。于其所重者而終也。

三年問

三年之喪

節

曰者設爲問答之辭也。情謂哀情。文謂禮文。群謂服五服之衆人。情親則服重。親漸殺則服輕。或貴而有絕有降。或賤而無降。各有品等之節也。其親而服重。或賤而無降者。不可損之而減輕。其疏而服輕。或貴而有絕有降者。不可益之而加重。其弗可損益而輕重之者。乃一定無易之道。萬世當行之經也。飾應上飾字。節應上節字。但上說得寬。此專就斬衰言耳。斷卽問喪斷決斷字。

凡生天地

節

翔回鳴號謂鳥踟躕踟謂獸鳴號者悲傷發于聲踟躕者悲傷見于形。嗚號之先而翔回踟躕之後而踟躕皆謂遲留依戀之情。徬徨顧慮之象。將去不忍去也。嗚噍小鳥聲其聲群沸迫噪失其常音也。墳者言斯須而不能久。大鳥獸則越月踰時反巡過其初死之處。久之乃能去。不止如燕雀啁噍之墳者矣。人之於親則至死而其情無窮已。又不止如大鳥獸之久之乃能去者矣。

將由夫患

節

鳥獸不若以死時言。馬能相與不亂。又以生時言。

將由夫修

節

飾字應前飾字。節字應前節字。又因節字生出中字。文字應前文字。又因文字生出理字。正見其弗可損益而爲無易之道也。釋字作大全除釋其服解覺長。

由九月以

節

天以有所垂。故曰取象。經言天垂象是矣。地有以所載。故曰取法。易言效之謂坤是矣。人以有所作。故曰取則。書言明哲實作則是矣。群字應前群字。和壹卽前中節文理。曰人道之

至文正見其不可同于鳥獸也。

深衣

古者深衣

節

蓋有制度四字貫通章。

格之高下

節

此與上節總見有制度處。

制有十二

節

首言以應規矩繩權衡。末言何物以應之。故此申言其實至下節方言其取象之義耳。

故規者行

節

故字是承上以應之義。欲服其服者各盡其道也。直政以正人言。方義以正己言。引易二句言直方之理。有所本也。權衡二字重衡說。志以應物。動而爲用。安危無常。故譬則權。心以有主靜而爲體。本自持平。故譬則衡。此一段已是有所取義了。下又何以曰取其無私云云。蓋上言制服所寓之義。是要着深衣者如此如此。下言深衣之義。既如此。則用深衣者正取其如此如此。故規矩四句。正見五法已施。故可以以下正見聖人服之。

具父母大

節

純之色。因時各異。緣之制。隨在皆同。亦見有制度處。

原缺

儒行

魯哀公問

節

哀公儒服一問。猶是近人以衣服相天下士的眼孔。孔子一對正俗。所謂秀才不在頭巾上。且透出一箇學字來。正見儒之得名。原不以服如以服而已。則輪巾羽扇皆可指之爲孔。明深衣幅巾皆可目之爲明道。不亦可笑之甚乎。

哀公曰敢

節

舍服而問行。哀公之于儒也。其有身體力行之思乎。連數四句。全從君子之學也博一句發脈。惟其學博是以行兼水易。

一端盡未可尺寸窺也。這便要抹煞袁公一點戲心。自立全從四待字看出。此立字卽愚所以立的立字。曰自者無求傳之念也。

儒有衣冠

節

句句都要想像形容他容貌出中樞亦就容貌上淺看。慢傷威愧無能。皆是不好處。四如一若正藉以描寫形容其好處。粥粥句卽在難進句看出。

儒有居處

節

居處二句是大槩說言行二句是分疏說其實齊難恭敬也。

有信與中正意在愛其二句。渾承說爲妙。蓋有待有爲所謂
豫也。而實本于敬。恕之先立。非由備而豫乎。

儒有不賢

節

忠信立義之文。皆近裏着己之學。而非有高遠難行之事。故
曰近人。時見義合先勞。亦出處去就之常。而又爲隨分自盡
之道。故亦曰近人。總見儒者。崇德庸言。行藏任運。未嘗有奇
素詭異之爲也。

儒有委之

節

首六句是二事。下十句是八事。俱平看。此皆在利害生死之

際風靡波蕩之中。虛僞者易至。負氣而敗。縮朒者易以。訛譏而窮。尋常等間人。盡被他累。削儒者獨能擔荷得起。跼立得牢。打斷得開。幹濟得來。故不徒曰立。而又加一特字。特者卓卓如野鶴之在雞群也。

儒有可親

節

親之則狎。昵者易于挾制。近之則密。邇者易于窘急。殺之則懼。怯者易于挫辱。而儒者于人情藹然平易之中。有凜然不可犯者在。于人情怵然苟免之際。有挺然不可奪者在。以至居處飲食。無微而不受之。以節制。有欲而必澹之。以儉約。時

或過失有所不免。或偶誤而不及察。或勢窮于無可奈。細細辨說一番。他卽猛然愧悟。翻然改圖。又何消徵色發聲。犯顏以攻擊之。此其不屈不撓之氣。不流不倚之操。爲何如。全要從六箇不字上。摸寫他剛毅出。又要知此節。全從他日用忽畧處。着不要說得大了遠了。

儒有忠信

節

誠敬所孚。人自莫之欺侮。有似捍禦其來的一般。故借甲冑干楮爲喻。行以待人。接物言處。以持身立節。言不必分窮達。不更其所者。謂所守之忠信禮義仁義。自若也。章首自立。是

我不肯輕易要求于人。此曰自立。是人不能輕言搖動。若我

儒有一畝

節

這便是簞瓢陋巷的光景。這便是耕莘釣渭的行徑。上答之者。雲龍風虎之相從。聲應氣求之相感。所謂明良賡歌于喜起。都僉吁咈于一堂。此答字之義也。不敢以疑。是君臣相得。如魚水相信于夢寐。如尹之幡然就幣聘。太公立變名曰望。載與俱歸是也。不敢以諂者。如顏子終抱王佐之才。閉戶于鄉鄰之聞是也。若他人必不安于困窮。而干進以求榮矣。那有此用行舍藏之妙用耶。

儒有今人

節

爲稽爲楷。此便是憂世之心。正以身仕繼往開來之責。爲人心世道慮。亦既深遠。宜見用于世。以藥百姓之病。奈世道不好。適弗逢云云。雖危二句。卽身可危二句。上活下實。惟身可危。而志難奪。故身雖危。而志必伸。志卽繼往開來之志。願世道不眀。人心陷溺。上說不忘。乃所謂伸也。此其中有多少。幹旋維挽。亨屯濟蹇的意思。故不徒曰憂。而又曰思。

儒有博學

節

寬者無所不包羅。而迫促狹隘之私。不得乘而入。隘者出之。

極充足而從容自得之意無往而不宜通節俱要體貼此二字意出毀方句仍從慕賢句看爲委

儒有內稱

節

程功積事正不辟之實稱舉一憑其功與事便不是虛譽他由疏而戚由卑而尊曰進自隱居而行義曰達不望其報者不市私恩于所舉之人而任德也側席求賢以其治國家若之志國家享安富之利則人君遂望治之心此雖我薦賢有功不因之而求富貴此不責報于君也總見他薦賢爲國之

公

儒有聞善

節

任舉者信任所舉之人也。彼既爲賢能而我舉之，則當與之同寅協恭，比肩事主。故德業與共，憂樂與同，不以久暫二心，不以疎遠見遺。所謂相待相致者，只是一片公忠爲國之心。期于彼此兩相倚靠，左右互相提攜。有師師濟濟，誰附後先之意。蓋舉得其人，不惟朝廷百事以他爲夾輔，我亦終身以他爲依歸。故曰任舉。若看不到此，便與小人之阿附別黨，市重與援者奚異。又要知任字全從六個相字看出。

儒有澡身

節

曰弗知曰不急爲。都是伏處。蓋正己以正君。而默致格心之效。固爲上願。卽不得已而有言。亦納約自牖。遇主于巷。而無批鱗逆耳之失。無賣直沽名之誚。始終是一箇伏字的作用。非澡身浴德者不能也。臨深二句。俱根事君來。恥自高。焉用臨深。此不形人之短。不貴多安事加少。此不飾己之長。世治而切憂盛危明之思。何敢輕易。世亂而有幹屯濟否之功。何至沮喪。人苟同我。安知非黨同。人苟異我。又惟恐爲彼。其弗與弗非。要活看。有可否相濟。是非共酌意。特立獨行者。言其事。君卓有主持。而不隨人以唯喏。立朝大有擔荷。而不逐世。

以浮沉也。

儒有上不

節

此言儒者高不臣不仕之節。非枯槁沉淵。傲世玩物之輩。以其自修者內有所重。而無待于外也。強毅比尚寬進。一步博學比慎靜進。一步近文章。就承博學說。砥礪廉隅。就承強毅說。如此則所得者深。而勢位非所羨。所守者堅。而富貴不能奪。這便是祿之以天下弗顧。繫馬千駟弗視。雖分國云云。曰規爲者是說他心上經綸性天作用。把堯舜事業等之泰山絕頂之外。一點浮雲過太虛而已。

儒有合志

節

全看其行本方立義一句。蓋義之本原方正不阿。不本于方。義何由立。本方立義便是遊義中人。所謂同方同術等。正指本方立義而言也。不然其不爲同流合污者幾希。疑問云。並能立于志與道之中。是爲並立。屈已以下賢。曰相下。亦自有見。進退卽與友不與友意。夫臭比味。聯切磋相成。總見儒者道義之交。

溫良者仁

節

上八句。只臚列了箇仁之條件。兼此而有方。着儒者身上說。

兼而有只是完全心德于中而發見自有此衆善非逐一收拾之謂。尊讓者尊此仁道之大謙讓而不敢自居也。

儒有不隕

節

總承上文而申結之。儒者衆行皆備如此。故道具于已而無往不善。故曰儒者言不徒有其名而稱其實。不徒服其服而脩其行。方叫做箇真儒。今衆人之命儒都是假也。詬者不以儒之言爲可信。病者不以儒之行爲合義也。節之比命帶必致其恭敬矣。加者先猶未盡其信之義之心。到此若有所增而益之也。

冠義

凡人之所

節

通篇要看這十六箇人字。天地之間人爲貴。正以其有禮義故也。而容體顏色辭令之間有弗善。則禮義壞亂而不修。君臣父子長幼之倫有弗治。則禮義廢墜而不舉。禮義不備。不可以爲人。禮義不立。愈不可以爲人。然必冠禮行。而後禮義可備。可立。此冠禮所以爲人道之始也。終身做人。從此做起。安得不重。

古者冠禮

節

事是冠的節目。卽下冠于阼等禮是冠之統體。卽下所謂成人禮意爲國本者。卽下可以爲人而後可以治人意。

故冠於阼

節

此節與下節只要起成人之者一句。四者總見得父以成人之禮待之。

見於父母

節

上五句見得母與兄弟以成人之禮待之。下五句見得君與鄉大夫鄉先生以成人之禮待之。

成人之者

節

既以成人待之。非徒以其戴圓履方。頂冠束髮。而遂可儼然
目之爲成人也。亦非徒使之裁冠博帶。分庭抗禮。而進可英
英。自負爲成人也。將責成人禮焉耳。責有責其隨分自盡。無
處可容自寬意。子弟臣少。正與上面父母兄弟君大夫先生
緊緊相應。又曰行者見禮。非虛文。必見之躬行實體始成其
爲禮。始成其爲人也。四者之行有未盡。名雖附於成人之列。
而終不可以爲人。將字可不字。頓挫何等緊切。有孝弟忠順
之行。而禮義立。可以爲人。而容體顏色辭令之間。禮義亦無
不備。至可以治人。而孝弟忠順之行。可以爲民取法。莫不觀

禮記卷之五
威興起。正上所以爲國本處。前由冠說起。故言重冠是重禮。
此由貴禮行覆說上去。故言聖人重禮。故重冠冠而成人。爲
先祖之後。故必行之于廟。示受命于祖也。

昏義

昏禮者將

節

雖百世而婚姻不通者。周道然也。故曰合二姓。曰重之。何又加敬慎正三字。凡人重其事。必先主敬。然其間更有許多宜詳慎處。如納采而下却何等細密周到。凡此皆所以正其始。使永終而無敝。故必敬慎正三字。然後足以盡重之義。二家皆宜如此。要重男黨說。蓋昏是男家大事。

父親醮子

節

上言五禮。此又言親迎之一禮。所謂六禮不備。貞女不行也。

兩主人皆揖。女之父分將迎。方迎既迎看以親之。是入室以後事。此節也要見他敬慎重正處。

敬慎重正

節

敬慎重正承首節而后親之承次節。全重禮之大體四字。大體在下禮之本上看出來。成別在今日。義在他日。立在今日。今日無以成。男女之別亦無以立。夫婦之義于他日。父子親君臣正俱有敬親意。昏禮外四禮字俱以人道言。始于冠。卽冠義孝弟忠順之行立一段。本于昏。卽男女有別六句。此本字從禮之本。本字來。禮莫重于喪祭。莫尊于朝聘。莫和于射。

鄉雖始于冠。而必本于昏。此所以爲禮之大體也。

夙興婦沐

節

祭以盥敬。示敬事舅姑之禮。自此始也。故曰成婦禮饋以致養。示孝養舅姑之順。自此始也。故曰明婦順。

厥明舅姑

節

至重養代上。重其事。故先之以享獻。然家人不事多文。且以尊臨卑。故唯一獻也。奠酬不相授受。此時尊卑各有席。皆以爵奠于席上。奠者安置之意。此又見古人崇其禮。而復別其嫌意。

成婦禮明

節

所以重責婦順。一句極重婦人之德。只在一順字上。成婦禮。明婦順。又申之以著代。總是責成其婦完守。此箇順字耳。故隨接婦順者云云。順于舅姑五句。語有次第。婦所事者夫也。當于夫是本等事。然必從順于舅姑始。知事舅姑而不和室人。猶未順也。故次和于室人。上順下和。然後善承夫志。克稱爲婦。故下一當字。稱心愜意之謂順。和二字。些子虧欠。便不稱愜。夫意矣。如是而後可以勤紡績。可以謹收藏。是之謂婦順備。由是順以處一家之人。無不和順。以處一家之事。無不

理和則家人情足相維。理則家業不至廢墜。故可長久重之。正與責婦順應。

是以古者

節

此節又言古人婦順不但既嫁之後重責之有禮亦以未嫁之先教成之有素。預教有成則今日雖未爲人婦而其將來婦順今日已先成之也。故曰所以成婦順也。

古者天子

節

此因昏禮推而上之。一以明后妃嬪御闔乎天下取之尤當慎重不特如士大夫僅闔一家之長久而也。一以明先王所

以成婦順者其本原固自有在。又不但公宮宗室之教而已也。以聽以明章兩以字相趕說聽之固所以明之也。天子聽男教二句爲主。下四句只就此上趕去。這都是上文意。但申言之耳。教順成俗正是已章明處。男教成俗則外和女順成俗則內順。外和則國治內順則家理。盛德本在教順成俗之前。看此之謂三字不作推原口氣。是卽君后之化洽而盛德可徵意。

是故男教

節

上節言聽治以成國家之治。此節言修職以弭日月之變。于

是總繳之曰。故天子之與后猶日之與月云云。相須後成在君后上。講言外見君當慎于立后意。天子修男教二句。兼聽治修職二項。故曰二句又結修男教四句。但屬在民上看。正見相須後成處。

鄉飲

鄉飲酒之

節

不曰禮而曰義者。禮之所尊尊其義。不徒外飾儀文已也。下所以等語。正所謂義也。致者非致極之致。乃由中而致之外。自此而致之。彼也。所以相接四字宜味。蓋交接在飲酒之儀。而交接的神情意趣。一歸于禮義。而相安于大道之中。全是這一點尊讓恭敬之心。後面接人以義。接人以仁。正從此接字來。觀其所以相接。則知所以免于人禍。兩所以緊緊相應。曰人禍者。自爭慢漸至鬪辨。釀成暴亂。總起下人各得一勝。

心不相讓。下人各執一。傲心不相戒謹。故人禍由此而生。君子尊讓云云。則鄉飲酒禮。非徒備酒禍而實免人禍也。

故聖人制

節

故聖人制之作句甚是其所以引導鄉人士君子者無非開示啓迪其尊讓絜敬之心。蓋不徒在拜迎揖讓之各有其節。而且在尊酒陳列之各有其地也。

賓主象天

節

此什鄉飲立人之義。取象于造化。上象字就尊養上說。下二象字就輔佐上說。

讓之三也

節

此什主之讓賓者。三揖而後入。象明之讓魄者。三日而始成。

四面之坐

節

四時備而後天道得以成歲。四坐立而後鄉飲得以成禮。此處且虛下文天地一段。就是四時賓主一段。就是象四時。

天地嚴凝

節

曰嚴凝便見尊嚴。不可犯。故曰義曰溫厚。便見盛德。而可親。故言仁。非仁義之外。別有所謂尊嚴盛德。又別有所謂嚴凝溫厚也。但尊嚴盛德在氣之條舒。上見之。仁氣義氣又在物。

之發育。擊斂上見之。四此字相趕說下來。亦相承說上去。不可平。亦不可把仁義說到天地生物成物之心上去。三故坐正。釋其義。然總歸重到席位俎豆上。曰有事有數。則禮之寓于席位俎豆者。皆通貫而顯明。故曰聖。聖以儀文之顯飾于外者言。聖立即坐席俎豆之間。禮義既立也。然儀節之通明。一敬心之所寓。故曰禮。敬以心之肅于內者言。禮以禮之全體言。見不惟有文。而又有本。蓋即心之敬。上見禮也。此禮根於心。而顯于儀。其坐席俎豆。皆設以身處其地。而察其心。一體長幼之序以行之。曰德。言彝倫攸敘。有得于我也。蓋不唯

敬天理之節。而得夫天理。又體人倫之序。而得夫倫理。聖禮
德句句就。席位俎豆。上講合聖與理。而後成箇德。故末獨以
德結之。但此德字。因行禮而得。似自外來。故記者申之曰。得
于身。蓋謂天理人倫。皆吾身固有之實理。而非襲取于外也。
故曰二句泛說。只是要人反躬實踐。行道而有得于心意。學
術道猶言學道之方法。務焉正與聖人制之句應。

祭薦祭酒

節

首三禮字。以主人之物言。後四禮字。以祭之儀禮言。首三句
且平說於席末以下。是于三事中。抽出啐酒來說。卒解又是

因啐酒而併言之。只是就席中席末。見得貴禮賤財之義。就席上階上。見得先禮後財之義。至于貴禮賤財。先禮後財。俱說開去。不在鄉飲上了。但其義則在此耳。重一作字看。以義利之辨。興起其敬讓之心。蓋人之不能敬讓而爭者。不是全沒良心。只是爲財的念頭。所汨沒了。聖人只把財的那邊。教人輕賤他。則禮自然貴重了。爭心大約爲禮而起者少。爲財而起者多。所以一輕財。便自息爭也。

鄉飲酒之

節

兩所以明正示教。孝弟處民之知根。明來能又根。知來成教。

者。卽孝弟風行。而教有成功也。國安者。卽親親長長。而天下平也。三而后字。是三疊文法。只歸重成孝弟之教。上尊養。不過爲孝弟說起。君子之所謂以下正。見得鄉飲之教。至約而其化甚溥。至暫而其化甚速。教字卽上所以明字。溥民知在內。行立卽上能字。溥成教國安在內。

孔子曰吾

節

合天下無一處不治。纔爲王道。然天下雖大。分開處處各自爲一鄉。令鄉鄉都行此孝弟之禮教。則分之而爲禮義之鄉俗。合來便成一蕩平之世界。豈不是王道。又要看道字。蓋

王政不止於鄉飲而王者之道盡于鄉飲曰易易者正從上文非家至而日見之看出貴賤以人之分言義別就在親速不親速拜迎不拜迎上見隆殺以禮之等言義辨就在酬與省酬酢與不酢上見。

工入升歌

節

先分作次間作終合作以漸致和樂之極這便見和樂四箇三終樂備遂出乃立司正這便見不流能字最好若至于流雖能和樂而不能矣賦之的當作賦寫說所以下節緊接賓酬主人云云。

賓酬主人

節

少長包眾賓之介皆在內。以齒謂長者先飲。少者後飲也。於此見躬長貴賤遍行。終于沃洗於此見不遺。

降說屨升

節

飲酒之節節字皆不屬事。不忘禮二意。節文緊頂拜送說。於說屨二句見安燕于飲酒之二項。見不馳。

貴賤明隆

節

曰五行者乃鄉飲時實體而躬行之者。有恭敬辭遜之節。又有儀文度數之詳。卽上文聖立二句。便是正身。酌安字俱在。

禮讓成俗上講。蓋王道以正身爲本，以安國安天下爲極。今五行足以致之，可見易易所以用故曰結之。

鄉飲酒之

節

自此至終篇皆覆說前章未盡之意。不重法造化上先言天地日月三光，只要起經紀參意。禮之大綱曰經立賓主以至之。此一定而不可易者。紀者衆目之紀。不設介俛爲輔翼，則主賓失之孤立而無助。參者參錯于賓主之間也。不設三賓以參錯則介俛何所交錯以成文。此三句總是收拾上文。以起政教之本句。政卽前正身安國等教。卽前入學弟等歸到。

賓王諸人上以見政教之有自也。

烹狗於東

節

上兩句申前蓋出。目東房。下三句申前洗。當東幾在阼在洗。東總不外于東也。祖天地左海兼註水性水德二意亦如。此者推本綴法之意。

尊有玄酒

節

本謂禮之本不是水爲酒之本。

賓必南鄉

節

前言位此言鄉且漫露尊賓意至末方見得出東南西北四

句四方所備的時。養。殷。慈。中。四。時。所。備。的。義。俱。就。物。言。聖。仁。義。藏。四。時。所。備。的。德。俱。就。天。地。言。聖。字。不。必。借。說。聖。人。只。是。生。育。之。意。養。長。平。假。之。總。承。義。獨。言。守。者。王。休。合。言。也。藏。者。疑。寂。閉。塞。之。意。此。四。段。分。言。四。方。各。主。一。時。四。時。各。專。一。德。見。其。取。義。如。此。推。到。天。子。立。處。蓋。惟。天。子。南。鄉。備。四。方。之。德。而。以。此。位。處。賓。亦。是。左。聖。鄉。仁。右。義。備。藏。矣。豈。非。尊。貴。之。至。

介必東鄉

節

以主對賓相近嫌于太褻。徑直又嫌于太倨。此以介居其間之意也。主人造飲食以養賓。亦如春產萬物之象。故必居東。

方三月成時一句是比例三月句是以禮有三讓已結完此
段了。三卿句乃與三賓相形而說。蓋三卿是參治之人。三賓
是參禮之人。然何以亦爲政教之本。蓋參不立則經紀無輔。
政教其何以行。是三賓之參于禮者甚大也。惟爲禮之大參。
非政教之本而何。

射義

古者諸侯

節

全以射爲主。二禮進一步說。二義又進一步說。習射而先有所行之禮。其射不苟。行禮而各有所明之義。其禮又不苟。總見重射處。

故射者進

節

志正體直卽承中禮來。審固猶言巧力。卽承志正體直來。如是而中。乃謂之中。故曰可以言中。不然卽倖而偶中。不爲中也。此字揜中。禮與言中。說德卽行禮明義。志正體直是也。中

禮則由其禮義。素有所養。而德行已在未射之先。中的則由其身心兩有所慎。而德行已在未中之先。故曰可以觀德行矣。

其節天子

節

三段一段解一段。四樂字通就四詩講。若說到射上去爲節一段不必用矣。志志此事也有此事則有此功。總之皆德也。上文內志正下文盡志於射。釋已之志。通是此志字。左認此志字。蓋卽上四箇樂字。因射之節。以明其所樂之志。遂因吾之分。以盡其所爲之事。包上儋官等看功成屬治人說。德行

立屬修已說。德行在功之先。從成處見其立也。無暴亂與國
安。照白文兩項分頂亦可。蓋無暴亂亦可說一二人國字便
說得寬也。盛德總頂功成德立來。言今日能明其節之志而
不失事。則他日功成德立。是不可以觀將來之盛德乎。又要
知前節觀德行是在禮上觀。此節觀盛德是在樂上觀。所以
下面緊接節之以禮樂云云。

是故古者

節

德既以射而觀。考德亦必以射而取。男子之事以下。正推以
射。選臣之。故盡禮樂可數爲立德行。三平說德。行兼上文慨

德行觀盛德而言務焉者以之選諸侯卿大夫士也

是故古者

節

是故二字又進一步說謂先王既務焉以選諸侯卿大夫士遂以射試諸侯之貢士而并以賞罰諸侯也此禮比樂自然中多此處補出有德行意與祭者取其明德惟馨足以交神也射者士貢士者諸侯中否在士慶讓則在諸侯故曰射爲諸侯盡志于射要看盡志二字若習禮樂不盡志去習如何習得來蓋盡志者平日未射之先敬以直內義以方外的心天習熟滄貫然後臨射時將平素正直的厚養發出來所以

比禮比樂而得命中也。無削地之罰，便是不流亡。君臣習禮樂，就作教士說何妨。

故詩曰曾

節

言君臣相與盡志于射，以習禮樂。釋前七句詩辭，則安則譽也。釋則燕一句詩辭，蓋士以中多與祭，而君有益地之慶，其心豈不安樂乎？又有好德賢賢有功之譽，其名譽豈不光顯乎？而大夫君子庶士亦與有榮施也。是以天子制之，應上節天子之制，諸侯務焉。應上節諸侯君臣盡志于射，以習禮樂。此天子二句又轉申天子所以制射，諸侯所以務射之意。養

下儀極妙。道之禮樂。使習而安焉。不知其化。此養之說也。
易曰：天地以養萬物。

孔子射於

節

引孔子行射一事。凡鄉射以習禮樂者。當以孔子爲法也。行射禮而至于立司馬之時。則旅酬畢而將射矣。來觀中有欲射者。故使子路執弓矢而延之入。然却誓魯而選賢。故斥惡。嚴而責善。備也。

又使公罔

節

不從流俗。連修身爲一事。上節去與入半。以言其圖之外者。

此節去與處半以言其圍之內者使表點揚解而語益使觀者知自評付不敢覲顏以妄居賓位也。

序點又揚

節

好學不倦則造理益深不止修行矣。耆耄好禮未必能不變。故此又加不變。旄期猶能稱道不亂不但。不從流俗修身俟死而已。至僅有存者益純德若斯之難哉。

射之爲言

節

繹有知意在始射時看。含有行意在既射時看。各繹句方說。尋其理之所在。蓋理無思由射乃有思此。射字意也。射

中句方說中其道之當然。蓋射所中，卽道之所中。此暗合舍字意也。爲人父八句，拈縹之實正，是各尋其理之所在者。故射者二句，指舍之實正，是各中其道之當然者。四以爲縹縹是那箇射之的，但自彼視之，不以鵠視鵠，而以吾之理視其鵠。如已之道然，以爲此我之鵠也，不可以不中也。于是各射而中之，依舊是那箇射之的，但自彼中之，不以射中射，而以吾之道中其射。如中已之道然，以爲我能射已之鵠矣。所謂以神遇而不以目視也。射侯一段，從臣鵠生來，射中有縹舍而得意，射不中有縹舍而失意。

天子將祭

節

此節覆說射爲諸侯之意。而舉天子以射選士之法。以申明之。

故男子生

節

不必插入人臣。必先有志于其所有事。故用桑弧。迷矢。射天地四方。然後敢用穀。正。拊。飯。食。說。俱是始生時事。盡職受祿意。言外見之可也。

射者仁之

節

仁者求諸已。射亦始終求諸已。故射備仁之道。

孔子曰君

節

君子無所爭射亦始終以揖讓行之故射爲君子之爭都只重射。上說與孟子論語口氣全不同。

孔子曰射

節

何以射言容比于禮之難何以聽言節比于樂之難循聲而發見能聽者不失正鵠是能射者賢者正志正體直能繹能舍之人也。引詩又以表其求中之心亦所以明讓也。

燕義

古者周天

節

庶子就是卒。庶子以人言。副俸以事言。戒而令之。鑄其材。欲其爲有用之品。教而治之。陶其性。欲其爲大受之器。而于戒治教令之時。又必別其貴賤之等。正其爵齒之位。國有大事。戒令之。屬于禮事者。唯所用之。因能授任。使奔走服役于行禮之日也。若有甲兵。戒令之。屬于戎事者。軍法治之。裁之以義。司馬弗征。優之以恩。凡國之政事。以下教治之。見于藏修者。春合以下教治之。見于考校者。全重在宗。存者儲其餘濟。

之林以備他日官使之用。修德學道正存之之事。修德屬行。學道屬知。進謂選其賢能而任使之。退謂使之修德學道以待。又語也。觀此節可見王者之師非直與于閭里。抑又取于世族。彼以父祖富貴。安有報上之心。而况學習德行道義。孰不知忠孝之美。且太子將爲君。國子將爲臣。君臣之分未足而恩義固已接矣。則今日之游侏。未必不爲嗣王之將帥。所以明良繼起。而荃宰同心。今非無庶子之卒。而不設庶子之官以治之。何惟乎膏粱子弟。統袴少年。不足語于天下事也。要知卒伍者。國子之卒伍也。卽今家丁之類。有司者。卽以國

子中統領之。使各有所司也。

諸侯燕禮

節

定臣位。在君位上見。蓋定位。居主位。似處之以情。而莫敢適。又臨之以分。

設賓主飲

節

莫敢充禮。似臨之以分。禮之也。又處之以情。此二節總是分。嚴而不至于隔。情洽而不至于褻。正見燕禮之善。

君舉旅於

節

竭力盡能以立功。正是臣禮。道民有功。然後取其什一。正是

君上之禮。國安君寧。臣禮之效。和親不怨。君禮之效。夫上下和親之利。實由於上不虛取。而君盡其禮之所致。則和乃君禮之用也。國安君寧也。寧實由於竭力盡能。而臣盡其禮之所致。則寧乃臣禮之用也。曰大義者。言君臣必當如此。君不得無以爲君。臣不得無以爲臣也。君之大義。自燕禮之答拜見之。臣之大義。自燕禮之再拜成拜見之。故曰所以明正與上。二明字。呼喚總見君臣禮會之時。寓勸勉交儆之意。

席小卿次

節

燕禮本是明君臣之義。而臣之貴賤。亦因以明焉。分席位。獻

剛應並說明字全在次字而後字等差左字見出

聘義

聘禮上公

節

此指兩國交聘。君未親往。而使卿者言貴賤。指出聘之卿說。卿爵有貴賤。介數有多寡。

介紹而傳

節

君子指聘賓。所尊指玉君。蓋主君名雖主。而分則君也。聘賓名雖賓。而分則臣也。

三讓而后

節

四箇而后字。俱屬聘賓。揖讓之禮有四。所以致尊讓於主君。

君使士迎

節

迎勞拜受之禮有五。所以致敬于使臣。敬讓二字總承。所以相接。從上二所以生來。蓋相接者禮也。敬讓者心也。有敬讓之心而相接。始不爲繁文縟節矣。故諸侯二句。言敬讓之效著。其足以全交而睦鄰也。

卿爲上摯

節

主之陳摯禮賓。致饗餼等。是主以賓禮待來聘之臣。所以明賓客之義。私面私覲二事。是賓以君禮事主。國之君所以明君臣之義。

故天子制

節

先說一箇制字是防閑駕馭他使其式相好無相尤。然不本之于禮。奚以行其敬讓之心。故又相厲以禮。厲有激勸操作之意。然須觸發其羞惡愧耻之心。故欲相厲以禮。而必愧以厲之。道總是錙銖他暴慢忿睚之氣。而陶淑其睦友敬讓之心。故未又說一養字。此聘禮之所以爲善也。

以圭璋聘

節

財與禮都指圭璋。受之則以財爲主。故曰重財。不受則以禮爲主。故曰重禮。輕財重禮說同去。還圭璋特其義。凡人之所

以相爭而未有已者。只爲這財看得重了。所重在禮。安得不
與讓。

主國待客

節

待客之禮。自餼半米。禾芻薪菜禽。以及食享燕賜。件件齊備。事事周旋者。豈好爲是煩費也。所以重其禮而厚加焉耳。古人行禮多端。其他用財處。或因時隆殺。因事加減。不能均如此其厚。而今待客之禮。獨這等豐厚者。蓋言極盡之于禮也。極盡者。內以致其敬讓之心。而外以備其儀物之美。無一毫不竭情。盡慎致其敬。而誠若也。既是欲盡之于禮。則諸侯荆

屬以禮之不暇。兢兢惟恐踰越。而又何侵陵之有。天子制之。結上。故天子制諸侯句。內有養諸侯。兵不用意。諸侯務焉。結諸侯自爲正句。內有相應。以禮意。

聘射之禮

節

有義之謂勇敢。之前以勇敢行禮。作主。先言行禮。而並及于行義。下段以貴勇敢作主。先言禮義。而並及于戰勝。末段言勇敢之不足貴。正見其可貴。自酒清至之謂勇敢。正強有力者。行禮之實。三箇不敢字。平看以成禮節。承三不敢來。以正君臣三句。又承以成禮節來。有始有卒。曰成禮節。既成人倫。

自著。蓋義卽從禮中看出。正和親。驥靠。聘射上說。不可之下。如明賓客君臣之義。射者各射己之鵠等是也。衆人卽非強有力者。君子卽強有力者。有行卽以成禮節。有義卽以正三句。曰有者。躬行實體而有諸己也。勇敢從有行有義看出。正見其非血氣之私。暴橫之習。不爲悖逆爭鬪之人。不爲犯上作亂之事。將相奇材。文武妙選。已見于此。故所貴以下八句。倒翻上意。只反覆以明其可貴耳。蓋有勇無義。不足貴也。見義不爲。不足貴也。節文不遂。不足貴也。敢行禮義的。敢字最妙。有上文之。三不敢。而後有行禮義之一敢。蓋飲食解情。如

有所逡巡畏縮而不克勝。行禮立義。但見其勇往直前而無所礙。這便是剛大浩然之氣。便是真正有擔當。有襟畧的英雄漢子。此勇敢之所以可貴也。這都從禮義中磨鍊陶鑄出來。此先王聘射之禮節。文雖繁而人不厭其勞。苦也。西用之。有推心委任意。盛德就在順治無敵上見。不可作推原說。

子貢問於

節

此因聘禮用玉。故論王之德以結之。貴賤就那舍上說。溫潤等。每上命以玉之質。言仁也。等。以下以王之德。言德木人之德。但玉具之耳。實就玉具此等德講。不可用象似字。至溫其如。

玉方見比德意寬裕溫柔澤及于物曰仁文理審察且有定
守曰智表剛方不惡而嚴禮甲以自牧樂作止有節忠就不
撓上見之言不欺也信則真實無妄表裏如一之意白虹非
虹霓乃烟雲之氣如虹而白者且玉之爲天者天之氣亦如
白虹也玉之爲地者地之精神亦見于山川也不可便以白
虹爲天山川爲地德者足乎已無待于外道則天下之所共
由也溫是德如玉是比德于玉貴是貴而用之如用之宗廟
朝廷無故不去身之類不專指聘說而聘亦在其中

喪服四制

凡禮之大

禮者體也。經禮三百，此尤其中萬世不易之常經。天下通行之大義。故曰大體。片字不專指喪禮。天地禮之本。四時禮之柄。陰陽禮之端。人情禮之實也。三取之內，雖分陰陽四時人情說，俱含有體法則順意體法則順。其能統大綱。故取之陰陽，單就吉凶說。取之四時，以下單就喪禮說。其言仁道是也。解這個四字，以恩制以下五節，又分解這個制字，制有守而不變止而不過之意。

門內之治

節

此資當與資也。資字同例。質與資之。淡資字同義。忠孝同源。而發並念而篤也。

杖者何也

節

權字有斟酌其事理之可否。而衡量其情勢之窮通。因時制宜。不膠故常意。然裁制一定。而今昔共守。人情所不得任。其從違故亦曰制。

始死三曰

節

喪既爲中庸。此中庸俗載。武周所制之喪禮也。諒闇卽喪大

記既葬。柱楹塗廬。不於顯者。是也。論語諒陰。亦應作如是解。

父母之喪

節

比字與比及三年之比同。終茲三節內。已有仁知。疆意。四。可
以觀者。卽其悲哀。思慕。愛篤于親。非仁者不能有此。此懇也。
卽其立中制節。各成文理。非知者不能有此。權變也。人于其
親。至死不窮。非强者安能如此。不放不勉也。此就人之行喪
禮者說。所謂仁義禮知。人道具矣。禮以治之二句。又是就先
王制禮者說。所謂體天地法四時。則陰陽順人情。是也。曰可
待而察。卽上三。可以觀。孝子弟貞婦。皆此終茲三節者。

禮記思卷之五終